

年味是慢慢漾开的

张冬

街角那个爆米花摊子一摆,年味便开始在空气里游丝般地漾开了。

傍晚从单位回来,天色已经沉沉的。拐过街角,忽然听见“嘭”的一声闷响,倒不吓人,只是心里蓦地一动。循声望去,是那个黑脸的汉子,正弯着腰从网袋里往外倒米花。热气腾腾地冒上来,裹着一股子焦香、甜香,还有铁锅特有的、微微的焦糊味。这味道是有温度的,直直地扑在脸上,竟有些烫。几个孩子围在旁边,眼睛亮晶晶的,鼻尖冻得通红,却都不肯走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是这样站着看,看到母亲来拉,才一步三回头地去了。那时觉得,这“嘭”的一声,简直是一年里最响亮的动静了。



再往前走,水果摊子不知什么时候换了陈列。平日里的橙子苹果还摆在边上,当中却腾出最显眼的位置,一箱一箱的芦柑垒得整整齐齐,金红的纸箱,印着大大的“福”字,在路灯下泛着油亮亮的光。老板娘正往箱子上系红拎绳,一根一根,仔细得像给小姑娘编辫子。她抬头看见我,笑吟吟地问:“今年芦柑好,要不要带一箱?”我还没答话,她已经接着说:“过年嘛,总归要摆一摆的,看着喜庆。”是的,喜庆。这词儿平日里不大用,到了年根底下,便顺顺溜溜地从嘴边跑出来,像候

鸟准时归巢。

回来楼下,抬头看,零零星星几扇窗已经亮起暖黄的灯。有一家的阳台上,影影绰绰挂着什么,风一吹,轻轻鼓荡——大约是刚洗的窗帘,或者是特意为过年换的新桌布。三楼那户人家,玻璃窗上贴了窗花,路灯照过去,红艳艳的,看不清是什么图案,只觉得那一点红,在冬夜灰蒙蒙的背景里,像一小簇安静的火焰。

推开家门,父亲正在厨房里。油烟机轰轰地响,盖不住锅里滋滋啦啦的声音。他在炸丸子。这是他几十年的老规矩了,年前总要炸上两大盆,萝卜的,芹菜的,还有带一点肉末的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看他用漏勺轻轻翻动,那些小圆球在油里渐渐变成金黄,挤挤挨挨,像是赶赴一场热闹的集会。母亲在旁边炸着一种叫“油面儿”的面食,她小心翼翼的将糖油面团搓条包裹在一起,形如“元宝”似的,放入油锅的一瞬间,只听滋滋一声,金黄色的

油花就像跳动的音符在舞动,刚出锅的“油面儿”金灿灿的,咬上一口那叫一个酥脆。这时儿子跑到跟前说道:“窗台上的对联,是姥爷下午送来了。让我告诉你早点摊开压压,免得有褶子。”

我走到窗边。对联摊在桌上,洒金的红纸,墨字乌黑发亮。上联是“马踏祥云开锦绣”,下联是“龙衔瑞气焕乾坤”。新年新词,看着就让人欢喜。用手轻轻抚过纸面,那金粉便沾了一点在指尖,细细碎碎的,在灯下闪着。

其实年味是什么呢?大约就是这“嘭”的一声,是芦柑箱上的红拎绳,是窗花那一点火焰,是刚出锅的丸子的烫。它们细细碎碎地来,起先你不觉得,忽然有一天,四下里看看,竟到处都是了。像黄昏时分天边的那道金边,起初只是细细一线,渐渐地,渐渐地,就漫过了整个天际。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年的氛围一下子闯了过来
大地上腾起喜庆
巷子尽头
有温暖的角落

我仰望
天上的星河
披着斑斓在星河里穿梭

那不是梦
是生活的期许
是一张揉皱的纸
铺平舒展
岁月脚步不停
在你我的日子中翻腾

春风袭人
炊烟高过屋旁的树

绽放在记忆里的烟花
还有雀跃的我们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走在春风里

张慧娟

闹元宵

杨英娥(太原公司)



家庭

词两首

刘文芯

满庭芳·闹红火

清昼佳辰,祥光盈野,鼓锣喧闹长街。
金龙昂首,生气盎然开。
狮跃戏球贺岁,惊尘起、笑语盈腮。
秧歌扭,红绸漫舞,佳丽映瑶钗。

悠哉看此景,众人欢悦,春景和谐。
更鼓乐铿锵,震彻天阶。
且把新春祝愿,融此际、喜气盈怀。
同欢处,良辰莫负,共待福星来。

柳初新·闹红火

威风锣鼓当街响。
喜气涌、心花放。
瑞狮腾跃,金龙摆尾,又见彩扇飞扬。
音响声声嘹亮。
庆丰年、欢颜高涨。

社火传承久广。
到如今、又翻新样。
彩衣妆靓,轻盈舞步,更有笑声朗朗。
看今朝、群星闪亮。
闹红火、春潮豪荡。

(作者单位:镇城底矿)

应景

魏志宁

周末清晨,天是沉沉的昏,不见半分晴色,不多时,细碎的小雪便悠悠落了下来。家宅后倚着山,层层叠叠的峰峦浸在朦胧的光影里,褪去了平日的清晰轮廓,只剩山与山交错间,浅浅淡淡的沟壑,在雪雾中若隐若现,添了几分水墨般的诗意。

我搬至后阳台的书桌前坐下,轻按熏香灯,暖光漫开,一缕清润香气缓缓萦绕。随手点开音乐,旋律漫出的刹那,“那远山呼唤我,曾千百次路过,半山腰摘几朵,便飘向歌颂者”的字句撞入耳畔,心头忽然就漫出“应景”二字,恰如其分,妥帖至极。

这景,是天昏雪落的静,是远山含雾的柔,是烟火小宅与苍茫山野的相融;这境,是熏香绕膝的暖,是乐声漫心的闲,是一人一书一窗

雪的安然。原来应景从不是刻意找寻,而是此刻的天、此刻的雪、此刻的山,恰好遇上此刻的心境,恰好撞进一段恰好的旋律,便成了最动人的契合。

雪越下越轻,落在枝叶上无声,落在远山处无痕,唯有沟壑间的朦胧愈发浓烈,像天地间铺展的淡墨长卷。熏香的气息漫过书页,字句间的意趣也愈发清浅,乐声循环往复,远山的呼唤似在耳畔,又似在心底。不必追赶时光,不必思虑俗



务,就着这漫天清雪,就着这满室馨香,在文字里慢行,在旋律里沉醉,便是最应景的时光。

想来应景,本就是生活最温柔的馈赠。是雪落时恰好有暖炉,是风起时恰好有清茶,是心上安然时,恰好有眼前这般可心可意的景致与情致。远山依旧朦胧,小雪依旧轻落,熏香未散,乐声未停,书页轻翻间,皆是岁月静好,皆是恰到好处的好处的应景之美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